



說苑卷第五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悃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

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

鑿龍門闕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
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
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
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
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
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
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
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
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

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
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
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
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
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
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
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

千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况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
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斂斂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

說苑 卷五 五
馘馘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
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馘馘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馘馘弱故反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
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
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曰非天子不出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
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

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
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
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奸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

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收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
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
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
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雙
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工
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

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
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
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
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
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
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殺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
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
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
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
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肖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
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了壯奈何其後
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

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
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
卜自至焉天立天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

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
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
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
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藥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
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而歸入晉師又滅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
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
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亡

說苑卷第五終

說苑卷第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
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特施以牧
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
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

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
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富者也而棄之顏色黎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救士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大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毋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
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噐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哺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食脯二胸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
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
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
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
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
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

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
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
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
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
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
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

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對曰
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盜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
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
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
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官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報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
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
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二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

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

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
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
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
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
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
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
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

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
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
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
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
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
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
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難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溇邪得穀百車簠堞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
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之乎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
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
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
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待之

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歾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歾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
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歾以鞭扶織織怒歾曰
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
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
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
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終

說苑卷第七

漢涿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
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
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
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榘機之禮壹妃
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不變而效會之會之不變而效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
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
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
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

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
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
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不誅則亂何國之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隴
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龔龔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

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言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

畏惟夫聖人之德爲非衆人之德也夫以此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

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公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

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軍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
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
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
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
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
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
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
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
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
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
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

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
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
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
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
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
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嬖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

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

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
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是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矣公長至單父請其政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東阿東阿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
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
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
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
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

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
脩竿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
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
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
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噐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噐而入且
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
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
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
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也齊問於管子曰爲如何管子曰患社鼠之不食公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備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其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

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孰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昏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人對史禁女子而畏于禮法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言苑 卷之七 十一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入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矣而前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

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
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
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
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
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
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
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
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
興矣

之天子曰聖公不...
矣君子曰...
司不治...
可以...
...
與矣

說苑卷第七終

漢書卷之八

說苑卷第八

其...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新安程榮校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
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
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
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

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
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
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
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
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
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
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

已而任不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徃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悒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
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

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年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隴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馬枯死於中野譬猶縣
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審戚
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
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
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
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
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
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克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
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
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
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
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赴走桓公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蕪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
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
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

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
尚如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夫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
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
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干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
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
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
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

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
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揖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揖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
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
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倭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
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言苑 卷八
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
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
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
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
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曰大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
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
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
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
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
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純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
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
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
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
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

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
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鱣去
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鱣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譎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
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
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
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
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
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
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
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
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智過去君躬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
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
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
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
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
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
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
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
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
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
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
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
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
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子韋故至於亡今

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
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
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
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
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
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
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
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
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
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
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澆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

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眆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眆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
分別而相去也聃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嚮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鰌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
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
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言中行氏其所以怨而外士何日以來未始不讐也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日子王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

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終

...

...

...

重陳祖也鄂公曰善矣對好錄



